

張
狀
元
孟
子
傳

張獻忠孟子傳



張狀元孟子傳卷第六

皇朝太師崇國文忠公臨安府鹽官張

九成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

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鷄鳴犬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䟽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世皆疑周天子在上而孟子以爲以齊王猶反手又曰行仁政而王又曰王者之不作是欲以齊王爲王以齊王爲王則將置周王於何地吳楚僭號稱王春秋比之夷狄孟子乃以夷狄待齊王何也曰學者學聖賢當考其時論其人熟誦其上下之辭深味其前後之意豈可如棄間伺隙掇取一言半辭便不信

不疑而遽詆訾聖賢哉孟子受道於子思子思受道於曾子曾子受道於孔子源流甚正不似子夏之後流入於莊周子張之後流入於墨翟之比也豈不知周天子在上又豈不知秦楚僭號得罪於春秋乎當世大賢其識見思慮想亦大過於後世之君子矣借使語之不精考之不詳疑之可也非之可乎非之且不可况詈之以比蘇張之流乎甚可悲也夫其所謂王者非王者之位乃王者之道也王者之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兄兄弟夫夫婦婦植桑種田育雞豚蓄狗彘謹庠序申孝悌使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飢不寒不漂流於溝壑此王道也當周之盛時王道行於天下周無令王王道廢絕而霸道興霸道又絕而譎詐興以殺人爲功業以奪地爲英雄以覆人宗社墟人城郭爲得計所謂王道者不復有也孟子憫之以王道爲言其意欲人父子相保兄弟相扶室家相好鄉閭族黨親戚朋友相往來雞豚黍稷酒醴牛羊相宴樂豈忍復聞霸

者之說乎夫霸者之說假仁義以濟其姦者也責楚不貢包茅
令燕脩召公之政意乃在於伐蔡伐山戎伐原大蒐其意乃在
於一戰而霸誠心安在哉惟其始之不善故其終也大壞蕩如
狂瀾烈如猛火不可救矣公孫丑涉學未深聞道猶淺乃曰夫
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此孔子之門五尺之童
所羞談者也而丑乃以期孟子豈不成褻瀆乎其狹劣如此者
無他焉生乎齊長乎齊聞見乎齊止知管晏而已豈知其上有
臯夔有稷契有伊尹有傳說有周公相三帝三王爲唐虞夏商周
之盛乎夫曾西不敢比子路乃恥於比管仲儻以管仲九合諸
侯不以兵車論之子路無有也以管仲一正天下免民左衽論
之子路無有也然管仲之學至此而極矣子路之學方興而未
艾也必欲成就二帝三王之功業不肯因陋就寡取一時之名
如管仲而破壞先王之大道也且管仲相桓公霸諸侯自比杏
之會殆不過數年爾管仲方死桓公尚在楚人滅江黃而不能

救狄人侵衛而不能下身死未幾公子爭立虫出于尸而不能保其既死之尸王者之道固如是之促乎方桓公之任管仲也一則仲父二則仲父不爲不專首尾二十餘年不爲不久今仲死未幾而國勢削桓死未幾而國幾亡此特以智力把持耳豈長久之道也哉子路所學規摹甚遠帝王之學也寧學未成而無分毫之功不願舍帝王而成此淺陋之功也曾西所以羞比者乃孔門家法也曾西且不爲況孟子志學孔子肯下比管仲乎公孫丑俗氣不除邪心猶在止見管晏之功業不知二子之存心乃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歟其仰慕管晏如此想見丑之識趣也孟子乃直述意之所向曰以齊而行王道止反掌之間耳公孫丑見識偏邪溺於霸道不信王道之易行也且曰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歟觀此所問雖見丑之墮於俗學亦可見丑

之博洽考訂其學不肯輕易也孟子於是言文王之時紂雖無道然湯至武丁賢聖之君如太甲太戊仲丁河亶甲盤庚相繼而出而武丁又中興於衰微之時紂去武丁其世未久故家遺俗之習尚流風善政之感人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數公左右輔相之尺地一民皆其所有而臣之王道尚未絕也王道未絕文王之心也行不行何容心哉及紂脯鄂侯烹九侯拘文王殺比干囚箕子聽婦人之言行炮烙之刑王道至此不絕矣武王不忍王道之絕故起而伐之今赧王在上而號令不行於天下秦楚雖大皆有夷狄之風使其得志必毀滅墳典魚肉生民唯齊王有易牛之心有求教之志自言其短而不肯文過自知其罪而不敢尤人又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而齊乃有其地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乃有其民夫地如齊王民如齊王資質如齊王大與文王之時不同可以號令四馳可以鼓舞一世止欠行仁政耳使行仁政植桑種田育

雞豚畜狗彘謹庠序申孝悌使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
黎民不飢不寒不漂流於溝壑則王者之道行矣齊行王道此
其時也夫王者之不作未有衰於此時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
甚於此時使齊王行孟子之言使民父子相保兄弟相扶室家
相好鄉閭族黨親戚朋友相往來雞豚狗彘酒醴牛羊相宴樂
所謂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當一日而千里一息而千古速
於置郵而傳命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事半古人功必倍之豈虛
言哉夫孟子之言謂行王者之道耳非據王者之位也使諸侯
據王者之位雖蘇張等亦知委曲避就而謂孟子爲此言乎學
者語之未詳擇之未精以凡俗之心觀聖賢之蘊妄有詆訾易
生排毀深可悲也故予爲之解辨使知孟子所謂以齊王猶反
手者謂齊行王道猶反手也非謂據王者之位也所謂行仁政
而王者以謂行仁政乃王道耳非謂據王者之位也所謂王者
之不作者以謂王道之不作耳非謂使齊王貪王者之位也所

謂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者以謂紂雖無道然有天下今諸侯而文王區區以百里行王道勢力既小土地又狹其能鼓舞天下也難矣非謂欲據紂位之難也而今而後當知孟子所謂王者皆王道也非霸道也審乎此然後可以讀孟子之書而孟子無根之謗亦自此而絕矣學者試深思之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我則夫子過孟貴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

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至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莖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

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
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
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
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
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
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
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
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
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
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
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
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
以來未有孔子也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

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
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
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
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
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
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余讀此一章見孟子反覆下論引古證今剖微折奧校量聖賢
可否諸子周旋宛轉常超詣不可窮詰此皆所學深遠如江自
岷山來淮自桐栢來河自崑崙來滔滔輒輒極望無際分流別
委皆不失其本宗其盛矣哉至於其志所尚其見所趨殆未易
窺測也夫公孫丑問加齊卿相於孟子孟子則以謂我四十不
動心以謂孟子過孟賁子孟子則以謂告子先我不動心丑問不
動心有道子孟子乃論北宮黝孟施舍及曾子之勇丑問告子孟

子之不動心孟子乃可否告子而有志氣之說丑問孟子所長孟子乃有善養浩然知言之說丑問孟子已入於聖域孟子乃論孔子不居其聖而子夏子游子張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之說其意亦以聖自許也丑問孟子所安孟子皆舍之而不學其志爲如何哉丑問伯夷伊尹何如孟子歷論三聖之學而願學於孔子丑問伯夷伊尹與孔子一等乎孟子則獨尊孔子以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是其學必欲至於孔子而後已夫秣馬北首則燕必到膏車南向則越可趨所志在孔子駸駸轡轡純亦不已今日不到後日必到今月不到後月必到今年不到後年必到此生不到將來必到持此不已之心何所往而不可哉孟子所見極高所志極遠舍顏閔伯夷伊尹而直望孔子而學之其所見所志爲如何哉丑問伯夷伊尹孔子有同道之事乎孟子則以得百里之地爲君皆能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所不爲丑問其所以

爲異孟子乃引宰我子貢有若之說而獨尊孔子焉余尋其
問端止謂加齊卿相動心與不動心而問對往來乃發聖賢之深
蘊辨諸子之是非宏辭至論大開正路一新見聞偉哉戰國詭
詐之中乃有如此盛大之事也夫齊之卿相如鄒忌輩皆能爲
之顧何足道孟子學三帝三王之道卿相乃其所固有也第恐
天未欲平治天下耳如欲平治天下在戰國時非孟子其誰哉
夫何動心之有公孫丑之知孟子也亦淺矣孟子知當世之士
墮於流俗習於舊染以恕待物以寬接人初無忿辭疾言乃告
之曰否我四十不動心丑以謂加齊卿相不憂不懼其勇如此
過孟賁遠矣初以孟子比管仲今以孟子過孟賁藝瀆如此
亦可怪也孟子又無忿辭疾言但告之曰此亦非難事耳告子
尚先我不動心而況於學造聖域者乎丑又問不動心其適然
耶抑有道耶夫習射亦末矣尚有連雙鷁於青雲者習御亦末
矣尚有獲十禽於詭遇者顧不動心豈無得而然哉然不動心

者勇而已矣勇有數等不可槩論也北宮黝孟施舍皆以血氣
爲勇者也豈所以語於大君子之門北宮黝一切血氣盜賊之
勇也如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成濟蔣元暉皆能之何足道
哉孟施舍雖未免血氣然猶以道理爲主如視不勝猶勝舍豈
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此似見理也至於謂量敵而後進
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豈非未免血氣乎曾子所養本於忠恕
是見理者也故孟施舍似之子夏所養尚有紛華是血氣未除
也故北宮黝似之然謂子夏有黝之凶很謂曾子有舍之直前
則不可學者當以意逆之安可徇文辭而厚誣此二君子也其
曰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此謂黝舍一等皆是血氣大槩不
相過也然孟施舍無懼其守約大勝北宮黝矣黝舍養勇一則
凶很如盜賊一則直前如武夫皆屠酤之流耳豈聞大勇之說
乎何謂大勇曾子嘗聞於夫子又嘗以語子襄矣其說曰自反
而不直雖一人之夫如褐寬博者吾不敢以惡聲加之以曲在

我也自反而直循理而行雖千萬人以謂不可吾將循理而往焉且孟施舍一於無懼而不問己之是非豈聞所謂大勇者其約乃在於吾直與不直如何尔丑旣聞一等是勇而其間曲折如此是不可以孟賁比孟子之勇矣然不知告子之勇比孟子爲如何哉孟子又於是剖析告子之得失而使丑知學之精微蓋差之毫釐其失千里不可雷同苟合而不分別明白以至趨於邪徑也何謂告子養勇之失其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也何謂告子養勇之得其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也夫志氣之帥勿求於心可乎吾志尚爲氣之帥況言又遠於氣耶氣體之充則勿求於氣之語謂之可則當謂之是則未然請細陳之夫志至焉氣次焉是氣以志爲主也然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又志以氣爲養焉志與氣交相養乃至論也丑不明其意乃曰旣曰志至焉氣次焉而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孟子直指以志氣相爲用處告之曰志壹則動氣以謂志之充塞則可以動